

元二



林子五切不可示戒諸生

一切不可爲古先聖人之言以

濟其私。

一切不可流於荒唐枯槁以斷

棄綱常。

一切不可以講學爲名結交貴

一顯者流。

一切不可談及。理亂黜陟言人

一陰私之事。

一爲學有序。切不可不知立本

而遽用入門之功。不知入門

而遽談極則之大。今以儒教

言之。三綱五常。民可使由。而

不可使知之道。此其立本矣。

存心養性。所以事天。而不可

使知之道。此其入門矣。變動

不居。周流六虛。而不可使知

之道。此其極則矣。而道而釋。

亦復如是。

林子全集

作聖篇

或問夫子既以三氏爲教矣。不曰玄學禪學。而必曰聖學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此余歸儒宗孔之本旨也。夫如是。則二氏之教。勿談可乎。林子曰。余特取之以爲印證。俾聖人之學。得以益明。此乃余立教之大都也。作作聖。林子兆恩。

門人

涂文輔

劉永昌

全叅閱

林子曰。君子不爲學則已。而學則必學聖人之學。以爲學也。不爲道則已。而道則必道聖人之道。以爲道也。而其所以學聖人之學。道聖人之道者。無他心而已矣。心無古今。亦無聖凡。故心吾之心者。乃所以心聖人之心也。心聖人之心矣。豈非所以道聖人之道。學聖人之學哉。

林子曰。心一聖人也。若曰心能作聖。則聖人與心。猶爲二也。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。以有以蔽乎其心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也者。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。而曰吾何畏彼。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。何也。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。聖人也。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。非以其心乎。此余心聖之旨。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。共作聖人也。

林子曰。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者。上知下愚一也。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。而必爲之者。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。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。而不爲之者。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。

林子曰。纔知聖人之可爲。纔覺聖人之可爲。而爲之者。上知也。忽然而不知不覺。而不爲之者。便是下愚。雖知聖人之可爲。雖覺聖人之可爲。而不爲之者。下愚也。忽然而能知能覺。而必爲之者。便是上知。

林子曰。知覺也者。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。之爲難也。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。而必爲之者。之爲難也。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。而必爲之者。之爲難也。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。而爲之。之必要其成者。之爲難也。

或者以下愚之人。豈能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邪。林子曰。余所謂下愚者。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。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。又問上知之下愚。林子曰。汝獨不聞夏之桀。商之紂乎。天下萬世。孰不以爲至愚也。其所謂強足以拒諫。辯足以飾非者。其愚邪。其不愚邪。謂非上知之下愚。而何。若至愚之下愚。昏昧迷蒙。亦寒而知衣。饑而知食。已爾。然而知寒。而衣。知饑。而食。則亦有真知真覺。

者。在焉。不謂之天之青。日之明。而爲重雲之所障。蔽邪。至於風吹雲散。天復而青。日復而明。安知其不能爲聖人。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。故曰天地無棄物。聖人無棄人。

林子曰。爲惡之人。至於盜跖極矣。而性善之孔子。固在也。

林子曰。行盜跖之行者。盜跖也。而心仲尼之心者。獨不仲尼乎。

林子曰。夫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。果足以貳孔子之心乎否也。若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之足以貳孔子之心也。其何以爲孔子。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。亦果足以貳盜跖之心乎否也。若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之足以貳盜跖之心也。其何以爲盜跖。夫盜跖之徒。非真能不貳心於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也。而其所以不貳心於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者。我知之矣。豈非欲濟其惡。而肆小人之心邪。或問盜跖亦可。以爲仲尼與。林子曰。仲尼盜跖。只在迷悟之間爾。但仲尼不貳心於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。以爲仲尼。

也。盜跖不貳心於毀譽榮辱。利害死生。以爲盜跖也。

也。林子曰。世之人。孰不以離父母。棄妻子。而後可以學道也。殊不知離父母。棄妻子。不孝不慈之人也。豈不孝不慈之人。可以學道。而道必待於不孝不慈之人。而後可學邪。又孰不以不士不農。不工不商。而後可以學道也。殊不知不士不農。不工不商。游手游食之人。豈游手游食之人。可以學道。而道必待於游手游食之人。而後可學邪。世之人孰

不以聖人者。上天之所獨厚。而非夫人之所能學也。殊不知夫人之心。皆堯舜也。惟其心皆堯舜也。故其人皆可以爲堯舜。余亦人爾。而其心豈不堯舜邪。但惟恐爲氣質之偏所勝。不能自反。以存此堯舜之心也。昔者宋儒嘗有言曰。中間無住脚處。余每誦斯言。未嘗不驚魂駭魄。而其所謂中間無住脚處者。豈不以利善之間。仁不仁之道。而其路頭之所由。以分者。真無可住脚處邪。惟聖罔念。卽以名狂。惟狂克念。亦能作聖。出此入彼之機。其嚴

如此。此君子所以日夜孳孳而不敢怠也。

孔子曰：學以聚之。左傳曰：敬者，德之聚也。子思曰：心之精神之謂聖。朱子曰：敬者，心之主乎中也。林子曰：豈非以心之神聚於中以主之，而惟精惟一，是乃堯舜允執之學邪？

書曰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蓋言心與精而爲一，而會歸於黃中之中，而允執之者，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，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。若孔子一貫之一，是亦精一之一也。余於是

而知堯之欽，欽此也。孔子之敬，敬此也。中庸之誠，誠此也。易之艮其止，書之安汝止，詩之敬止，禮之毋不敬，無不在此也。

古人有言曰：惟天下之至精，能合天下之至神。精與神一而不離，則變化在我矣。夫心神也，不有精以養之，不可也。蓋人之始生也，而神與精本不相離，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，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。故曰：性之也，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，如是邪？易曰：天下何思何慮，天下二字之義不可

不知也。能知此天下二字之義。而此心之本體。則亦何有於思。何有於慮。自不懂懂往來。而無朋從之患矣。

夫堯舜既曰可得而學矣。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。必如之何而後可。林子曰。時而言也。心聚於中而言也。心聚於中而言。則謂之言堯舜之言也。時而行也。心聚於中而行也。心聚於中而行。則謂之行堯舜之行也。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。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。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。則

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。由此而進進不已焉。斯謂之允執厥中。而學堯舜之學矣。孰謂堯舜之不可爲邪。此孟子之所以道性善。而必稱堯舜也。孟子曰。存心。曰存神。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。存存之義。只是如是而存存爾。敬而無失之意也。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。豈其絕德哉。亦惟以此存存之功。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已矣。

論語曰。恭而安。蓋恭之見乎外者。以禮之主乎中也。故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者。動之不以禮也。孟

子曰。動容周旋中禮。盛德之至也。林子曰。達之所
以相天下者。周公此心也。吾心一周公也。吾復吾
心之周公。是亦周公也已矣。窮之所以師萬世者。
孔子此心也。吾心一孔子也。吾復吾心之孔子。是
亦孔子也已矣。

或問聖人果易學與。林子曰。書曰。惟狂克念作聖。
孟子曰。有爲者亦若是。由書與孟子之言觀之。豈
不聖人之易學邪。若或一念之不協乎天心也。一
事之不協乎天心也。卽與天地不相似。而謂之聖

人可乎。此其所以爲難也。然則書與孟子而皆易
之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我自有之。我自爲之。豈不易哉。
故曰。求在我者也。是求有益於得也。故謂學聖人
之易者。以聖人之在我。而不在外也。謂學聖人之
難者。以聖人之純德。而難爲力也。要之爲之自我。
當如是。豈其以聖人之純德。爲不可幾及也哉。

或問何以謂之狂也。念之而卽能作聖邪。林子曰。
念也者。念也。念天之所以命乎我。而我之所以成
其性者。一聖人也。苟知所以念之。則必知所以作

之。作之不已。是亦聖人也。但人則不知所以念之。不知所以念之。則不知所以作之。雖不爲惡。亦不能善。無所短長於時。故謂之鄉人也。是亦草木而已矣。舍其心之聖人。而至於爲草爲木焉。是則可憂也。顧乃不之憂。而必欲爲草爲木爲鄉人也。何與。又况蕩其狂於聲色貨利之間。功名富貴之際。不復顧畏。無所用耻。故謂之狂人也。是亦禽獸而已矣。舍其心之聖人。而至於爲禽爲獸焉。至大垢也。顧乃不之垢。而必欲爲禽爲獸爲狂人也。何與。誠可謂失其本心。而爲下愚之不移者也。

林子全集

仲尼天地

林子曰。天無不覆。地無不載。聖人無不容。如斯人而不為天之所覆則亦已矣。如斯人而為天之所覆也。則亦為聖人之所容也。如斯人而不為地之所載則亦已矣。如斯人而為地之所載也。則亦為聖人之所容也。余於是而知聖人之

門人

涂文輔

劉永昌

全參閱

心之大。天地而已矣。龍江兆恩。

仲尼身家天地

林子曰。孔子之道大矣。身其身也。然後不獨身其身。而以天地爲一身也。家其家也。然後不獨家其家。而以天地爲一家也。

林子曰。孔子之身。身天地以爲身者也。而於一身之內。不思有以理之。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。孔子之家。家天地以爲家者也。而於一家之內。不思有以齊之。殆非孔子教家之仁也。

仲尼家天地以爲政

林子曰。天地一家也。太極旣肇。天地斯闢。渾敦氏乃始君臣之。伏羲氏乃始夫婦之。父子之。傳而至於唐若虞也。而吾一家之政。惟堯舜其統理之矣。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。又傳而至於商若周也。而吾一家之政。惟伊周其佐理之矣。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大也。時至春秋。不曰式微之運乎。不意亂臣賊子。生於吾家。而家道幾乎索矣。孟子曰。孔子懼。作春秋。夫春秋也者。以紀家之政。以

教家者也。其爲君臣父子。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。

或問何者謂之家政。林子曰。禮樂刑政。紀綱法度。此家政也。然此家政也。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爲然也。若上而以照以臨。以鼓以潤。下而以流以峙。以生以育。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。而不可缺焉者。若不有以政之。則又安能處之有道。而照而臨。而鼓而潤。而流而峙。而生而育邪。

窮達各致有用

林子曰。儒者之學。達則爲天下。窮則爲萬世。窮達雖殊。各致有用。此儒者之學之大也。昔者孔子之所以栖栖皇皇。而席不暇煖者。豈無謂哉。蓋以天地萬物。莫非已也。而老安少懷之志。真有不能一日少忘于懷者矣。故當其時。微生畝譏之。則曰無乃爲佞乎。接輿譏之。則曰何德之衰。石門譏之。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。至於荷蕢。則曰深則厲。淺則揭。長沮桀溺。則曰而誰與易之。而孔子則悉紀其言於魯論。而不以爲諱者。何也。豈不曰。我

以天地爲一身。而凡天地間事。皆我分內事。皆我之所當爲也。而彼以其身爲一身。而凡天地間事。皆非其分內事。皆非其所當爲也。此其分量之大小。後世自有能辯之者。亦以俾知儒者之道。在此而不在彼也。

仲尼不爲已甚

林子曰。與其進。不與其退。歸斯受之矣。則亦何嘗有已甚之行也。故互鄉之進也。豈其無潔已之心哉。我則不爲已甚。從而與之。安知其不爲聖賢乎。

公山弗擾之召也。豈其無潔已之心哉。我則不爲已甚。從而往之。安知其不爲東周乎。故孔子處之而設科也。不必皆才子弟也。歸斯受之矣。出之而行道也。不必皆明君也。召斯往之矣。

仲尼設科之大

或曰。昔者孔子之設科也。三千之徒。今不復論矣。卽七十二人之中。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爾。數人之中。子貢之貨殖。宰我之晝寢。冉求之聚斂。子夏之喪明。賢哉回也。又不幸短命死矣。其得與聞一貫。

之旨者。則亦不過曾子一人爾。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明。又不能使之人人得聞至道也。亦獨何歟。林子曰。金出之沙也。積沙而汰之。然後可以得金。三千之徒。猶之積沙也。一貫之授。而曾子唯之。沙中之金也。苟道不自我而絕。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。則孔子之願足矣。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。而孔子將如之何。林子曰。其鼓孺悲之瑟乎。若苟有悔心之萌也。而孔子又將如之何。林子曰。其鳴冉求之鼓乎。

或曰。楊墨之歸也。孟子曰。斯受之矣。其於既莖。又招之戒。何如是其諄諄也。設非其人也。而有向道之志焉。孔孟亦將何以處之。林子曰。不追其既往也。曰。人心易危。安保其終而不變乎。林子曰。不逆其將來也。

或問冉求藝者。列之政事之科。而孔子每曰。於從政乎。何有。後仕季氏聚斂。且爲之謀。伐顓臾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始而曰。從政乎。何有者。蓋不過卽其才而稱之爾。孔子之天地無心也。終而曰。非吾徒也。

無乃爾是過與。蓋不過卽其失而攻之爾。孔子之天地無心也。

史記衛君輒。父不得立在外。諸侯數以爲讓。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。或曰。夫天下豈有無父之國。而孔子弟子。豈皆磨不磷。涅不緇者哉。林子曰。余嘗考孔子弟子。若顏回不改其樂。曾參我以吾仁。閔損善爲我辭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。至於狂者則有曾皙。浴沂風雩。三三兩兩。狷者則有原憲。清淨有守。貧而樂道。家語曰。季次未嘗屈節爲人臣。孔子貴之。史記孔子曰。天下無行。多爲家臣。仕於都。惟季次未嘗仕。程子曰。仲尼之門。能不仕大夫之家者。閔子。曾子。數人而已。謝氏曰。居亂邦。見惡人。在聖人則可。自聖人以下。剛則必取禍。柔則必取辱。如由也。不得其死。求也爲之附益。夫豈其本心哉。余於是而知孔子度世也。而三千之徒。悉皆容與於孔子之持載覆幬中矣。

史記子貢一出說齊。存魯亂齊。破吳強晉而伯越。又宰子官臨淄大夫。與田常作亂。以夷其族。又七

十二賢。而公伯寮與焉。或曰。公伯寮乃季氏之黨。故愬子路於季孫。宋儒嘗謂其不當祀。又嘗考之家語。無有公伯寮名姓。惟此三者。豈非太史公傳之者妄。而不可以不辯也。余初以聖人不可毀也。而毀之。爲之愕然。旣而思之。設言門弟子果有是事。則亦何傷於日月。更足以見孔子之天地無不持載覆幬矣。

或曰。原壤自放於禮也。而曰孔子之故人者。何也。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。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歟。林子曰。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。必不當有夷踞之非。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。亦不當有叩杖之舉。記曰。原壤母死。夫子助之沐椁。原壤登木而歌曰。狸首之斑然。執女手之卷然。夫子爲弗聞也者。而過之。從者曰。子未可以已乎。夫子曰。丘聞之。親者母失其爲親也。故者母失其爲故也。由此言之。則孔子之所以不終絕原壤者。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。

人有言曰。孔子遊於方之內。而未嘗遺世焉者也。

原壤遊於方之外。而未嘗不遺世焉者也。抑豈知孔子亦遊於方之內。亦遊於方之外。亦未嘗遺世。亦未嘗不遺世。無方無體。有不可以測量而擬議者乎。故曰無可無不可。或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夫人以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內。而孔子則以出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內者也。夫人以出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外者。然則孔子豈其遊於方之外邪。林子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順以應之。而無所希於世也。故孔子遊於方之外。而遺世者。以心不以迹。而夫人遊於方之外。而遺世者。以迹不以心。此非特孔子爲然也。孟子曰。禹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豈非聖人之心。未嘗遺世。而遊於方之內者乎。孔子曰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。而不與焉。又豈非聖人之心。未嘗不遺世。而遊於方之外者乎。余嘗曰。孔子出世間矣。而以世間法教人者。以此。

莊子曰。子桑戶死。琴張臨其喪而歌。檀弓曰。季武子死。曾皙倚其門而歌。棄禮壞法。一至於此。而孔

子不之絕者。何歟。豈其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。而孔子猶有取焉。林子曰。非也。孔子直以其狂也。而容與之。而覆載之矣。循循善誘。俟其自化。則彼雖狂也。安知其不可幾乎道。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。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。

天地無外之心

或曰。設使孔子復生也。豈其盡道釋者流。而君臣之。而父子之。而夫婦之。士之農之。工之商之邪。林子曰。孔子天地也。若道釋者流之。不君臣也。不父子也。不夫婦也。不士不農。不工不商也。則是孔子之天地。亦有不持載覆幬矣。豈其然哉。

帝王無外之心

林子曰。孔子之心。帝王無外之心也。若曰我儒也。而於道釋者流。則遠之。以非儒也。士者與之。而於農者。工者。商者。則拒之。以非士也。豈曰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之天地哉。縱得成其儒者之名。是亦列鼎足而三之。謂之偏安一隅可也。殆非帝王一統無外。而爲孔子之心之大矣。

一以孔子之儒

夫既曰三教者流之非。而非之矣。而又曰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儒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儒者。正所以非之也。故以其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者。非也。而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學之是。以其不知有三綱五常之德者。非也。而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德之是。以其不知有士農工商之業者。非也。而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業之是。然道釋者流。既外孔子以爲教矣。闢之可也。而必非之。而必合而一

之以孔子之儒者。又何也。林子曰。夫道釋者流。豈非斯人之徒也。顧不可以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邪。且斯人之徒之所以爲人。而不羣於鳥獸者。以其有此人道也。若夫心身性命之學。乃人道之本原也。微乎其微。姑且未論矣。而三綱五常之德。士農工商之業。不謂之人道之最切。而爲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邪。故有此人道。則可以爲人。無此人道。則不可以爲人。而余之所以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教者。乃所以德之業之。與之並生於孔子

之天地而儒之也。且余歷觀斯世之所以爲道爲釋者。豈其心之誠然哉。蓋不得已而寄其身於玄宮梵宇。而問其道之所以爲道。釋之所以爲釋者。則亦茫然而未之知也。而世之儒者。槩以其道與釋也。而不之德。而不之業。而不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者。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。誠使世之儒者。而能察其不得已之心焉。而有以德之。而有以業之。而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矣。則彼原無爲道爲釋之心也。其有不樂其德。不安其業。不怡然懽忻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者乎。此固不闢而自息。殆非卑微之分之所能爲也。故托空言。以俟來者。

度世

林子曰。天命之性。本無不善。而分量不可。分量既無不可。

釋也而不之德而不之業而不與之宜
之天地而儒之者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誠使世
空言以射來者

周不闢而自息故非卑齋之令之祖誰為此姑升
其業不計然對世於千之天此而謝之者乎此

林子全集

門人
涂文輔
全叅閱

劉永昌

度世

林子曰。天命之性。本無不善。而分量之大。又無
不包。夫性之分量。既無不包矣。是故古之聖人。
欲以盡其性也。天地且思以位之。而况人乎。萬
物且思以育之。而况人乎。龍江兆恩。

學以度世為大

或問林子每云度世。豈其盡天下之大。萬世之遠。而悉皆度之。以爲儒爲道爲釋哉。林子曰。此余之心也。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。萬世之遠。人皆儒而孔子也。道而老子也。釋而釋迦也。而余之心。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。萬世之遠。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。而孔子之儒固在我矣。道之所以能老子。而老子之道固在我矣。釋之所以能釋迦。而釋迦之釋固在我矣。三氏之教。如日中天。而燦然著明於天下。萬世者。余之心也。而亦非余之所能爲也。

釋氏度世

金剛經曰。所有一切衆生之類。若卵生。若胎生。若濕生。若化生。若有色。若無色。若有想。若無想。若非有想。非無想。我皆令入無餘涅槃。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。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林子曰。如來法身。充滿於法界矣。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。胎生。濕生。化生。有色。無色。有想。無想。非有想。非無想。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。而滅度之爾。此釋氏度世之大。渾然一太虛也。

林子曰。以一人之身言之。以滅一身之衆生。而度之。以爲佛也。以天下萬世之大。且遠言之。以滅天下萬世之衆生。而度之。以爲佛也。故纖惡不除。不謂之度。一身之衆生。而有所未盡者乎。一夫不德。不謂之度。天下萬世之衆生。而有所未至者乎。

孔氏度世

或問度世。乃釋氏之教也。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。與。林子曰。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。朋友必思所以信之。少者必

思所以懷之。中庸曰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。又曰。洋溢中國。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。人力所通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隊。凡有血氣。莫不尊親。其曰。凡有血氣。莫不尊親者。豈非釋氏所謂卵生。胎生。濕生化生。而盡滅度之者哉。又問度世至教也。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。林子曰。達而出治。窮以明道。而度世至教。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。若孔子者。特春秋之一匹夫爾。而諸凡天下之大。萬世之遠。如有願學孔子者。是

皆孔子之徒也。余嘗曰孔子者。度世之聖人也。
凡有血氣莫不尊親

林子曰。聖人之學。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。故格致誠正。止於至善矣。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。皆其分內事也。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。故未發之中。天下之大本矣。致之以位天地。以育萬物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。亦皆其分內事也。夫凡有血氣。皆無知也。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。親聖人以爲父邪。抑豈知聖人達而在

上而堯舜也。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。而凡有血氣者。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。不能外於宇宙矣。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。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。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。而凡有血氣者。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。不能外於天地矣。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。夫凡有血氣。固無知也。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。親聖人以爲父也。殊不知君也者。長之也。父也者。生之也。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。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。

林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
親聖人以爲父。而生之而長之者矣。今由血氣尊親之言觀之。則知堯舜仲尼度世之功大矣。豈獨釋氏爲然哉。

堯舜仲尼之春

林子曰。太和之氣。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。堯舜之春。天地之春也。浩然之氣。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。仲尼之春。天地之春也。天地春矣。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。堯舜仲尼春矣。人有不各足其願者乎。儒門者流。每於道釋之徒。而必驅而遠之。豈天地之春有遺物。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。

老氏度世

或問老子豈度世與。林子曰。然。又問老子未嘗設科以爲教矣。而子乃曰度世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夫度世不在於設科。亦豈必設科。然後謂之度世與。然此乃度世之迹也。而非聖人之所以度世也。道德經曰。我無爲而民自化。其老子度世之微旨也乎。常清靜經曰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。豈世之人也。反在於生育之外。而

不覆載於天地者乎。又曰。大道無情。運行日月。夫日月且賴大道以運行之矣。豈世之人也。反在於運行之外。而不照臨於日月者乎。又曰。大道無名。長養萬物。夫萬物且賴大道以長養之矣。豈世之人也。反在於長養之外。而不與萬物並生者乎。若老子者。蓋與大道相爲渾淪而一之焉者也。何處非物。何處非道。何處而非老子之道。由是觀之。老子之道。謂非度世而何。或問孔釋。豈不設科以爲教與。何不並其迹而俱泯之者乎。林子曰。聖人不亦何迹之拘。而有所同異於其間哉。

度人自度

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林子。林子曰。何哉。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。或曰。昔者嘗竊聞之。所謂佛果者。未先自度。先要度人。所謂羅漢果者。只是自度。更不度人。敢問何者。又謂之度人自度也。林子曰。夫佛果者。豈曰度人焉已哉。亦且度世。大涅槃經云。自未得度。先度他。懺法曰。先度衆生。然後作佛。

而其誓願之大。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。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。佛果也。若所謂羅漢果者。亦惟了此一身。而自以爲至矣。昔者孔子之志。在於老安少懷。而顏淵之無伐善。無施勞。子路之車馬輕裘。共敝無憾。不謂之獨善其身。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。又不觀之禹稷乎。禹思天下有溺。由已溺之。稷思天下有饑。由已饑之者。佛果也。若當其時。則有巢父許由。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。而獨修身以爲高且潔者。羅漢果也。

詩曰。思文后稷。克配彼天。粒我蒸民。莫非爾極。夫后稷教民稼穡。以粒食萬民矣。而天下萬世皆賴之以生以養者。豈非其至極之德之足以配天也哉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。殆爲是爾。尚書曰。惟我文考。若日月之照臨。故顯于西土者。而西土之衆。則咸在文王。日月照臨之中矣。光于四方者。而四方之遠。亦咸在文王。日月照臨之中矣。

度世自度

林子曰。自度者。以其身為身也。度世者。以天下萬世之身為身也。若堯舜達而在上。而以天下為身也。仲尼窮而在下。而以萬世為身也。或問窮達異矣。而其心亦隨之以異與。林子曰。窮達之迹雖異。而其心則未嘗異也。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為心邪。若湯則聞而知之。仲尼則祖而述之。而其身萬世之心。則亦不異於仲尼矣。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為心邪。周流四方。席不暇煖。而其身天下之心。則亦不異於堯舜矣。

度世度人

或問度世度人。不可兼而為之與。林子曰。釋迦度世也。而正法眼藏。付之迦葉之微笑。孔子度世也。而吾道一貫。寄之曾參之一唯。故度人者。未有能度世。而度世者。未有不能度人者也。

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

程明道曰。至仁則天地為一身。而天地之間。品物流形。為四肢百體。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。聖人仁之至也。獨全是心而已。故不知有天

地之心。則不知有天地之身。不知有天地之身。則不知有天地之四肢百體。夫天地之四肢百體。皆我之四肢百體也。若也。不知我之四肢百體。而精神氣脉。本相流通。本相貫屬。而故楚越之。謂之能仁其身可乎。明道又曰。醫書以手足痿痺。謂之四體不仁。爲其疾痛不通其心故也。故旣通其心。則必能仁其身。而所謂仁者。渾然與物同體。宇宙內事。皆吾分內事者。此也。豈可謂之非我。而不知所以仁之者乎。此余度世之教。是雖聖人復起。不易吾言矣。

或問所以度世之旨。林子曰。夫人以其身爲身也。而一身之內。皆其分內事也。聖人則以天地爲身也。而宇宙內事。皆其分內事也。又問宇宙內事之所以爲吾分內事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聖人之心。包羅乎天地者也。惟其心能包羅乎天地。故其氣能充塞乎天地。惟其氣能充塞乎天地。故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。如上之日月星辰。下之山嶽河海。以至於昆蟲草木。生生化化。而無盡者。則皆我之形也。

林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
夫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。氣天地之氣以爲氣矣。形天地之形以爲形矣。則是天地之間。只我一心爾。心一則氣一。氣一則形一。不謂之宇宙內事。皆吾分內事邪。

擴此心之分量

林子曰。夫人之心。心有其心也。而有有心之心。只此一點已爾。聖人之心。心無其心也。而無心之心。同體太虛。是雖天地之廣且大也。亦且包羅於此心太虛之中矣。而度世之教。乃所以擴此心之分量。而非有所加也。

並生天地皆我同胞

西銘曰。民吾同胞。故以父母爲父母。而並生於父母者。兄弟也。以天地爲父母。而並生於天地者。亦兄弟也。若道釋者流。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。不外天地以爲生矣。謂非同胞之民。吾之兄弟而何邪。

並生天地皆我形氣

林子曰。人之形也。氣也。孰主張是。而所以主張之

者豈非人之心邪。地形也。天氣也。孰主張是。而所以主張之者。豈非天地之心邪。若道釋者流。則亦形天地之形。而與我無異形也。氣天地之氣。而與我無異氣也。而世之人。每欲驅而遠之者。其殆未聞同形同氣之大。天地之心之仁乎。或問天地之心之仁。林子曰。氣不獨氣。而合天地以渾其氣。形不獨形。而合天地以一其形。不謂之天地之大。吾人之心之仁乎。

林子曰。心既爲天地之心矣。而於四海之內。而楚越之。則是楚越我之臟腑也。四海之外。而楚越之。則是楚越我之形骸也。而謂之人也者。天地之心之仁也。可乎哉。

孺子入井

孟子曰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而道釋者流。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。亦獨何歟。此其無知入井。蓋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。仁人君子。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。

兄弟無告

論語曰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今之僧尼道士。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。若有同胞之念。其能無錫類之思乎。

援溺以道

孟子曰。天下溺。援之以道。今天下之溺於邪也。舊矣。而仁人君子。義之以君臣。仁之以父子。別之以夫婦。士之農之。工之商之。而以道援之可也。顧乃不之援。而又且從而遠之者。何歟。是使道釋者流。不得與於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農之。工之商之。之常業也。而仁人君子之心。能憇然乎。

父母兄弟心豈能安

林子曰。使道釋者流。不得與於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農之。工之商之。之常業也。而仁人君子。母曰天下溺焉已也。乃實吾之赤子。無知而入井者。吾之兄弟。顛連而無告者。如其無父母之心。同胞之念者。則亦已矣。如其有父母之心。同

胞之念者。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。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。蓋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。

爲僧爲道情非得已

林子曰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則天地之心。必不忍其人之爲僧爲道也明矣。聖人以好生爲德。則聖人之心。必不忍其民之爲僧爲道也明矣。父母孰不愛其子也。則父母之心。必不忍其子之爲僧爲道也明矣。人孰不愛其身也。則人之心。必不忍其身之爲僧爲道也明矣。而其所以必爲僧必爲道者。亦嘗考其故而不得焉。豈命邪。

痾瘵乃身

或者以道釋之不君臣也。不父子也。不夫婦也。若痾瘵之在身。而諄諄言之不置者。何歟。林子曰。天地之大。一人之身也。今道釋者流之。必棄去君臣之義也。父子之仁也。夫婦之別也。豈非吾一身之中。精神氣脉之不相流通。不相貫屬者乎。故道釋

不昏。則陰陽不和。陰陽不和。則天地不位。則萬物不育。由此而無父子之仁。由此而無君臣之義。故昏道釋者。正所以和陰陽。以位天地。以育萬物。以仁父子。以義君臣。以流通貫屬我之精神氣脉。以成吾之身爾。

精神氣脉流通貫屬

林子曰。我之精神氣脉。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也。相爲貫屬也。而天地鬼神。豈不於我乎流通。豈不於我乎貫屬。至於不相流通也。不相貫屬也。

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。我之精神氣脉。直欲與民物古今相爲流通也。相爲貫屬也。而民物古今。豈不於我乎流通。豈不於我乎貫屬。至於不相流通也。不相貫屬也。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。

並育無類

余嘗謂性本不殊。道惟一致。而其設科以教人也。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。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。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。亦不知士農工商

木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
之有貴有賤。苟以是心至。斯受之矣。若軒轅之問道於崆峒。昌黎之留衣於大顛。何嘗以其我儒也。而於道釋則並棄之邪。伊尹耕夫。太公屠叟。傅說築於傅巖。仲由薪於韞丘。孟子曰。百里奚舉於市。孫叔敖舉於海。亦何嘗以其我士也。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。

時從林子遊者。有已達之士。有至微之徒。人或譏林子。林子曰。天無所不覆。地無所不載。道無所不容。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。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在焉。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。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存焉。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。以其心之貴爲貴乎。以其身之賤爲賤乎。以其心之賤爲賤乎。且衛青人奴也。而爲大將軍。邵平列侯也。而爲種瓜人。身之貴賤。有時而易如此。况心本無貴賤。安可以其貴而貴之。以其賤而賤之邪。

時從林子遊。有老者。有貴者。或謂林子知有道焉。爾。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。林子曰。鄉黨莫如齒。此非序齒之時也。道之所在。長幼非所論矣。朝

廷莫如爵。此非序爵之時也。道之所在。貴賤非所論矣。

並育不害

或者以既欲合斯人而一之矣。而又必群斯人而分之者。何歟。林子曰。天地之所以爲大者。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。而聖人必因俗以爲政者。其聖人之所以爲天地歟。余初不識因俗之教。每以爲斯人皆性善也。學道皆道人也。齒而坐之。序而列之。行之且十年矣。孰不以爲矯世而違俗也。於是

遂因其俗而導之。儒自爲儒。道自爲道。釋自爲釋。貴者貴之。未嘗有貴之之心也。賤者賤之。未嘗有賤之之心也。因人而施。付之自然。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。庶乎其不相爲害也。

易曰。方以類聚。故有類而無類者。君子之廣大也。無類而有類者。君子之精微也。

仲尼公道公心

兆恩拜復。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。以合今之和尚道士。而三綱之。而五常之。士之農之。工之商之。以

與儒者爲一。孔子爲一也。夫孔子之道。公道也。孔子之心。公心也。以孔子之公心。行孔子之公道。豈惟以其道之公。而公之講學之士。亦且以其道之公。而公之道。釋者流。然後孔子之公心。始冒天下萬世於無外矣。來教云云。豈其以孔子之公道。而爲一己之私學。我自師之。不欲與人共之邪。抑孔子之公道。非道。釋者流之所宜學也。若孔子之公道。非道。釋者流之所宜學。則道。釋者流。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。有王者作。將比今之道。釋者

流而誅之乎。其教之不改。而後誅之乎。唐虞三代之治。鳥獸魚鱉咸若。孟子曰。君子之於物也。愛之而弗仁。如兄所云。則道。釋者流。不惟不之仁。亦且不之愛。使斯人之徒。不得與鳥獸魚鱉並生於天地之間。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。是豈孔子之公心哉。且唐虞三代以上。道。釋之教未興也。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。而漢唐宋以來。道。釋昌熾。內有怨女。外有曠夫。偏陰偏陽。乖氣致異。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。如無志於唐虞三代之治。

則已。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。若不羣道釋者流。而三綱之五常之。士之農之。工之商之。其何以復還太和元氣於宇宙間邪。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。不三綱。不五常。不士不農。不工不商。與我若邈然之不相干涉然。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。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。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。况乖氣致異。而治之不唐虞三代者。職此之由矣。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也。所道者何道也。去歲以卒卒無斯須之頃。尚未叩兄之蘊。以

聆明教爲恨。且兄之學。以人自處乎。以天自處乎。若以人自處也。盡吾之所以爲人之道。仰不愧天。俯不忤人。是亦足矣。若以天自處也。則凡天之所覆者。皆天之事。皆吾之事也。鳥獸魚鱉。思所以咸若之。而况於人。而爲萬物之靈者乎。故孔子之志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此孔子之公道。孔子之公心也。而道釋者流。獨不有老者乎。獨不有少者乎。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爲朋友者乎。今道釋者流之。不三綱。不五常。不士不農。不工不商。趨於

邪徑入於迷途也。豈非老者有未安者乎。少者有未懷者乎。朋友有未信者乎。孔子固深絕之。而亦不之安。不之懷。不之信者乎。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與。大抵道本至大也。學之者小之也。中庸言博厚高明。至於載物覆物。配地配天。易亦曰範圍天地。曲成萬物。而鄙見所謂羣道釋者流。而儒之。而孔子之者。蓋以擴孔子之公心。達孔子之公道。庶乎天覆地載之內。得以範圍而曲成。並生而並育。或可以復還唐虞三代之盛。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。漫托空言。竟亦何益。惟兄其再教之。

何益。對只其再效之。

益而大味。示屎。示行。示守。示門。

林子全集

門人

涂文輔

劉永昌

全叅閱

道無不可

林子曰。道也者。無所不該者也。而學道之人。可以三綱。可以四業。可以富貴。可以貧賤。可以夷狄。患難。以之為己。可以盡己之性。以之為人。可以盡人之性。以之為物。可以盡物之性。以之為天地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龍江兆恩。

道不離事

或者以事事不可以冥心而卽業之勞非所以學道也。林子曰。昔者禹八年於外。以乘四載。股無胝。脛無毛。而文王則自朝至於日中昃。不遑暇食。何其勞也。顧其心有不靜哉。非惟儒者之書爲然也。是雖道釋之書亦有之。道書曰。日應萬事。心常寂然。釋書曰。萬事不礙。虛空。虛空不礙。萬事。故心其心矣。而不知卽事而卽心者。則是稿滅其形也。事其事矣。而不知卽心而卽事者。則是外馳其志也。

林子曰。君子之於道也。以理身。理家。理國。理天下。以繼往聖。以開來賢。此其所以有貴於道也。夫道也者。文之而足以定太平。武之而足以戡禍亂。故爲道者。不曰廟廊之上。皆可爲也。是雖三軍之中。亦皆可爲也。若三軍之中。不可以爲道。則黃帝。涿鹿。舜禹三苗。湯武放伐。周公東征。孔子夾谷。是皆不可以爲道。與。故辟世非道。離人非學。

富貴貧賤皆可學道

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。亦有以身

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。林子曰。汝之富貴不大。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。汝之貧賤不過孔曾。而孔曾亦曰一貫。

林子曰。若此道可行於富貴。而不可行於貧賤。道非其道也。若此道可行於貧賤。而不可行於富貴。道非其道也。蓋道也者。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。故上自天子。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。又下至於士農工商。皆可爲也。然後方可謂之道。

須臾不可離道。

林子曰。仕者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。而蒞官有所不暇矣。士者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。而業舉有所不暇矣。至於農者工者商者。亦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。農之工之商之。有所不暇矣。孔子曰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蒞官業舉。農之工之商之。有所不暇。則終食之間。亦有所不暇歟。又曰。造次必於是。比之終食。則又難矣。况蒞官業舉。農之工之商之。其視急遽苟且之時。爲何如也。顧可以違仁。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。又曰。顛沛必於是。比之造

次則又難矣。况蒞官業舉。農之工之商之。其視傾覆流離之頃。爲何如也。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。有所不暇也乎哉。

道術學業不相妨礙

昔余棄去舉子業。退處山中。不免以道術舉業。岐而二之。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。夙夜之所莊誦者。非聖人之遺言歟。夙夜之所講明者。非聖人之微旨歟。反求心身而躬行之。是亦道術之一助也。若明經條約。乃余之所誤著者。二三子其時而習

之以自考也。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。果能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。幸而得第焉。能不自以爲喜者乎。不幸而失利焉。能不自以爲悲者乎。以此應迹。常自反照。其爲心身之益。道術之助也。不旣多乎。

商山羽翼

林子曰。應曜隱於淮陽山。與四皓俱召。曜獨不至。時人語曰。南山四皓。不如淮陽一老。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。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。亦大有間矣。

韓崇仕宦

韓崇少好道。遇林屋僊人王瑋。玄教之。崇勤而修之。瑋玄曰。子行此道。亦可以出身仕宦。無妨僊舉也。崇遂仕至宛陵令。虎狼深避。蝗不集界。遷海南太守。拔書佐表安。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。崇治郡積十四年。政化洽著。舉天下最。

逢萌掛冠為絕三綱

北海逢萌謂友人曰。三綱絕矣。不去禍將及人。即解冠掛東都城門。歸將家屬浮海。客于遼東。林子綱為重如此。余於是乃知山林僻處之士。殊非道家之道也。

嚴平賣卜以惠眾人

蜀人嚴君平性雅淡。專精大易。耽於莊老。莽篡位。遂隱遯。卜筮於成都市。以為卜筮者賤業。而可以惠眾人。與人子言依於孝。與人弟言依於順。與人臣言依於忠。日閱數人。得百錢。足以自養。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。林子曰。與子言孝。與弟言順。與臣

言忠。是道氏之教。教人以人倫也如此。

山棲禪坐之非

或者以不山棲不禪坐。不能成佛道。顧可儒之以儒。而三綱之。而四業之也。是子之言何其迂歟。林子曰。佛之教。莫明於六祖。佛之書。莫明於壇經。余嘗覽壇經。而考六祖之蹟矣。壇經曰。父既蚤亡。老母遺孤。艱辛貧乏。於市賣柴。當是時也。採薪以養。猶恐其不給也。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。又曰。乃蒙一客。取銀十兩。與能充母衣糧。能安置母畢。不

經三十日。便至黃梅。當是時也。兼程以往。猶恐其或遲也。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。又曰。有一行者。差能破柴踏碓。經八餘月。當是時也。破柴踏碓。且有所不暇。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。又曰。在於四會縣。避難獵人隊中。凡經一十五載。獵人常令守網。當是時也。避難獵人隊中。且不能以聊生。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。在家則有以養母也。辭家則有以安母也。孰謂釋氏之教。有外於三綱邪。市柴可也。踏碓可也。獵而守網可也。孰謂釋氏之教之

不可以四業邪。設六祖而山棲也。而禪坐也。則爲佛者。而山棲而禪坐可也。然而六祖之不山棲也。不禪坐也。則爲佛者。奚必山棲禪坐。以蹈釋流之敝。而與六祖之壇經異邪。

慈悲大義

廷柱生問曰。釋氏之慈悲也。則刑不用矣。如天下何。林子曰。慈悲者仁也。人仁也。顧不可以爲天下邪。故刑期無刑者。慈悲也。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。慈悲也。

林子曰。四凶之罪。虞舜之慈悲也。少正卯之誅。孔子之慈悲也。

林子曰。無故不殺者。慈悲也。有罪必刑者。慈悲也。如幻三昧

昔者善財童子。參無厭足王。無量猛卒。執持器仗。無量衆生。各犯王法。或斬其頭。或斷其手。善財見已。而作是言。云何於此。而欲求法耶。王告善財。我得菩薩如幻三昧。林子曰。昔者舜之誅四凶也。而程子則曰。可怒在彼。已何與焉。若舜者。其亦所謂

林子全集 道無名卷之四
如幻三昧者與。無厭足王又有言曰。如我心者。寧
於未來受無間苦。終不忍發一念。以與一蚊一蟻
而作苦事。况復人邪。若夫二乘。與諸小機者。流惡
足以語此。

道之用大

程子曰。虛者道之祖。抑豈知道也者。能生天。能生
地。能運虛空者。道邪。余於是而知道之用大矣。堯
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。故可以禪受。不然則
不仁。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。故可以放伐。
不然則不義。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。故可
以東征。不然則不悌。

林子全集

三教無遮大會

或問會以大名。而又曰無遮者何也。林子曰。惟其大會。故曰無遮。蓋此心之分量至大也。上而天。而日月星辰。雨風露雷。下而地。而山嶽河海。卵胎濕化。與夫形形色色。生生化化。而無盡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我之心也。夫既曰我我之心矣。

門人

涂文輔

劉永昌

全叅閣

林子全集
其誰能外我外我之心。而得而遮之者乎。此無遮之大義也。若也不知此心之分量。而自我之。而自小之。而自遮之。殆非所謂大道爲公之盛心也。龍江兆恩。

洪生問釋氏無遮大會之義。林子曰。余委不知釋氏無遮之義。余請言余之所以爲教者。而不知謂之三氏之無遮可乎。余每以三氏爲教。而其教人也。貴者。賤者。富者。貧者。老者。壯者。少者。知者。愚者。賢者。不肖者。而諸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。苟以是心至。斯受之矣。其爲教也。始之以立本。旣之以入門。終之以極則。或語之以上。而所謂出世間法也。或語之以下。而所謂世間法也。或最上一乘。或上乘。或中乘。下乘。多方以教之矣。而又不凌節而施焉者。蓋欲將以斯世斯人。而悉歸於道化之中者。余之教。余之心也。余以是心而設教也。二十有餘歲矣。然亦不免驚駭時人之耳目。故余之教有所未明。而余之心有所未盡也。然而孔子亦有無遮大會歟。林子曰。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孔

子無遮大會之心也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孔子無遮大會之志也。故其之魯之齊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亦以明其志於春秋之時。使天下萬世悉皆包羅於我天地覆載之中。而無外矣。洪生喜曰。吾乃今始知孔子之會。不惟無遮於春秋之時。亦且無遮於萬世天下矣。今專爲儒門設一大會。令人不驚不駭如何。林子曰。子之言善矣。然必曰。儒門便不廣大。便不無遮。是亦偏安於儒門之一隅爾。書曰。鳥獸魚鱉咸若。程明道曰。仁者以天

地萬物爲一體。豈惟人哉。而此心且無遮於萬物矣。豈惟物哉。而此心且無遮於天地矣。豈惟天地。儒經曰。變動不居。周流六虛。釋經曰。徧大地是我法王身。而此心亦且無遮於六合之外矣。而余所謂無遮大會者。特以示其迹。以寄其心爾。洪生曰。敢問無遮大會之真實義。林子曰。而所謂真實義者。亦惟在於心爾。苟不迹以示之。則其心亦有不

可得而見矣。於是而徧諸天下。而必有以會之。而必有以語之。會而語之。以儒之所以爲儒。而儒則

未始儒也。道之所以爲道。而道則未始道也。釋之所以爲釋。而釋則未始釋也。語之以立本。未也。而申之以入門。語之以入門。未也。而申之以極則。日而語之。而繼之以月月。而語之。而繼之以年年。而語之。至死乃已。又如孔子之周流侯國。而自西自東。自南自北。而必有以會之。而必有以語之。豈其儒也。無有乎孔子。道也。無有乎老子。釋也。無有乎釋迦。出乎其間者哉。借言無有孔子老子釋迦出乎其間焉。則亦足以俾孔子老子釋迦之道得以

倡明於天下萬世。人人得而與知之。人人得而與能之。而若是乎其大者。蓋亦不過以示其迹。以寄其心。俾其有所遵而守之者爾。洪生曰。其如弗尊弗信。而人之我遮何哉。林子曰。夫弗尊固弗信矣。而人之弗信者。則當知是人之自絕以遮乎我。而非我有所峻而絕之以遮乎人也。然事有待於尊。而人信之。信之者其迹也。人則得而遮之矣。事無待於尊。而人信之。信之者其心也。人則無得而遮之矣。故以其迹之有限言之。能會於會之所及。而

不能會於會之所不及。以其心之無窮言之。不惟能會於會之所及。亦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。夫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矣。則迹惡得而限之。而人惡得而遮之者耶。夫既如是矣。則所謂無遮大會者。直以心運之。不亦可乎。而奚以迹爲哉。林子曰。又焉可以盡棄其迹而專事於心耶。蓋心之所以能盡者。固有出於迹之外矣。殊不知迹之所在。心之所存也。故迹以寄之。雖曰顯而易見也。而人之得於觀感者。斯得而興起之矣。心以運之。雖曰微而

難知也。而人之得於默契者。有不知爲之者矣。洪生又問大地法身之言。不亦異乎。林子曰。不足異也。儒者亦有言曰。聖人通天下爲一身。若以大地法身之言之。足異矣。而曰天下爲一身也。不亦異乎。惟其以天下爲一身也。而天下之大。特在我一身之內。方寸之間。爾舉心動念。其運至速。此感彼應。其機甚微。而古先聖王之所以風動四方。而廣運於無外者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故干羽舞矣。而有苗格。簫韶成矣。而鳳凰儀。此蓋不過

以吾一身之運用。而是氣之相爲感通者爾。余今復與汝而申言之。設言盡四海之內。而有以會之。而有以語之。孰不以爲大耶。而余則曰未可以爲大也。又設言盡四海之外。而有以會之。而有以語之。孰不以爲大耶。而余亦曰未可以爲大也。此皆有迹而會。而會於會之所及也。故必會於不會。不會而會。精神之所潛通。氣機之所感召。而諸凡天地之內。天地之外。則皆吾身也。皆吾氣也。皆吾氣。則皆吾虛也。而無復有能外於我之身。以爲身。外於我之氣。以爲氣。外於我之虛。以爲虛者。鼓而舞之。而動而變而化。其誰爲之。蓋有不可得而知矣。然必至此。而後方可謂之無遮大會之真實義矣。

林子全集

全教無遮大會卷之五

六



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are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,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'大會' (Great Assembly) and '不可' (cannot).

